

语言文学论文集

贈 華中師範學院

沈 中文系 貝行立

沈 中文系 貝行立

沈 中文系 貝行立

沈 中文系 貝行立

華中師範學院

H0-53
37

H10-53

37

谨以此书向我院
三十二周年校庆献礼

当代中国文学 总论与专题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文告部出版——

- (381) 目 录
- (111) 郭沫若《归国杂吟》诗二首赏析……黄曼君 (51)
- (8) 说《招魂》……石声淮 (1)
- (7) 论杜甫的政治主张……唐玲玲 (16)
- (08) “愚人”和“聪明人”问题研究
- (821) ——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问题研究之一……陈安湖 (27)
- (6) 投笔请缨 肝胆照人
- (888) ——郭沫若《归国杂吟》诗二首赏析……黄曼君 (51)
- (学术研究与开创文学创作新局面……刘绍棠 (61)
- 他在乡土美文学寻找“自我”
- 评刘绍棠的中篇近作……江少川 (63)
- (《厦门风姿》赏析……黄济华 (80)
- (一曲响彻云霄的颂歌
- 评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张永健 (86)
- (118) 一个亟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 简论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发展及历史地位……周晓明 (97)
- (独树一帜的秦牧散文……邓黔生 (116)
- (《法兰西内战》——辉煌的政论体报告文学
- (888)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尹均生 (125)

新颖的手法 独特的风格

——评理由的报告文学集《她有多少孩子》

……………汪文汉 (135)

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心理因素……………赵国泰 胡伟 (144)

《天云山传奇》的叙事观点……………刘安海 (158)

试论《永州八记》的意境创造……………刘九洲 (167)

《雨》的艺术……………喻大翔 (180)

《莎士比亚和《威尼斯商人》……………王忠祥 (188)

文学家笔下的妓女形象……………梁异华 (219)

《略谈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朱宪生 (330)

《略论不全之全说的美学意义……………陈宏在 (241)

论吴沃尧的小说理论……………赖力行 (260)

此时无声胜有声

——中国古典美学札记之一……………《修 偶 (288)

资本主义生产同艺术和诗歌的敌对性……………王先霭 (297)

“席勒式”就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张玉能 (311)

社会存在、人的感觉和审美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

是怎样论述审美的……………孙文宪 (321)

东方语言研究对发展普通语言学的意义——《姑内西兰语》

……………宋采夫等著 闭克朝 译 (338)

汉地方言和汉字·····	朱建颂 (357)
湖北随县方言词语汇释·····	刘兴策 (370)
从剧本《龙须沟》看解放初期北京方言词语的特点 ·····	田文玉 (406)
词语的形象色彩·····	朱道明 (417)
魏晋“消息”义探·····	李思维 (422)
“重黎”考辨·····	黄建中 (430)
南北朝代词随笔·····	周光庆 (447)
思维训练与审美能力的培养 ——欧阳代娜《孔乙己》教学经验管窥···	陈菊先 (459)
后记·····	(471)

说《招魂》

石声淮

一、屈原作《招魂》

《史记·屈原贾谊列传》之末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说《招魂》是屈原所作。这是现存最早关于《招魂》作者的说法。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史记》叙述屈原的生平有些脱漏，于屈原的放逐语焉不详。后世对屈原被放逐几次，放逐于何时，放逐到何处，说法纷纭。本文不拟作详细的考辨，只提出屈原曾于公元前二九九年楚怀王入秦之后，被接替楚怀王的楚顷襄王放逐到汉北（今日湖北省襄阳地区）；公元前二九六年，楚怀王死于秦国，屈原写这篇《招魂》以招楚怀王的魂，而寄托他的哀思。

说屈原被放逐于公元前二九九年楚怀王入秦之后，因为《史记》记楚怀王入秦之前，屈原谏阻过怀王，则当时屈原还在楚都郢城；屈原没有被楚怀王流放。流放屈原的是楚襄王。

说屈原被流放到汉北，是据屈原在《抽思》中说：“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以鸟自喻。郢都在汉北之南，从郢都

流放到汉北是“自南”；而且《抽思》叙述自己在汉北思念楚都而“南指月与星”，“狂顾而南行”。《招魂》的“乱”说：“猷岁发春兮汨吾南征”，表示他想陪伴楚怀王的魂回郢都，自汉北回郢是“南征”。而且“乱”中“路贯庐江”、“与王趋梦(méng)”的庐和梦，是当时从汉北到郢所经过之地。《史记》说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招魂》表现了这种思想感情，所以司马迁读了它而“悲其志”。

司马迁之后两百多年，王逸作《楚辞章句》，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懣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楚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说《招魂》的作者不是屈原而是宋玉，招的不是楚怀王的亡灵而是屈原的生魂（屈原当时还活着，只是“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楚怀王当时没有入秦而是在楚国（宋玉要讽谏他）。这和《史记》所说不合。即使说，王逸所据的不是《史记》而是其它史料，那个史料说屈原被放逐在楚怀王入秦之前，招屈原生魂的说法仍是不能成立。

《招魂》说：“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照王逸的说法，这个“魂”只能是屈原的魂，这个“故居”只能是屈原的故居；“故居”的宫殿、苑囿、音乐、饮食、游乐这样豪华奢丽（王逸所说的“楚国之美”）和屈原很不相称。特别是“九侯淑女，多讯众些，盛鬋不同制，实满宫些”，王逸注为“九侯之女……皆来实满，充后宫也”（很多诸侯国中挑选出来的少女……都来充实“故居”的后宫），这只能是

大国君主宫殿的嫔嬙，连小国诸侯的官庭都不可能。屈原虽说富贵，是楚的左徒，毕竟只是人臣，连小国诸侯都够不上；怎么能说屈原的“故居”有这样的后宫呢？因此，这个“魂”只能是楚王的魂，决不可能是屈原的魂。

二、《小招魂》和《大招》

《文选》第六左思《魏都赋》“冻醴流澌，温酌跃波”下，张载（西晋初的人）注：“《楚辞·小招魂》曰：‘挫糟冻饮，酌清凉’。”所引《小招魂》，就是今天《楚辞》中的《招魂》，可见这篇《招魂》，古代既称《招魂》，又称《小招魂》。《招魂》既是“小”，“小”和“大”相对，则《楚辞》中另一篇招引魂灵的《大招》，当是《大招魂》。《招魂》是小，《大招》是大，凭什么分别为“小”和“大”呢？

如果说篇幅，“大”应该比“小”长。然而《招魂》有一千二百一十一个字，《大招》只有九百一十一个字，仅及《招魂》的四分之三。可见“大”、“小”不是由于篇幅长短而分。

如果说体制，“大”应该比“小”完备。然而《招魂》前有十八句（自“朕幼清以廉洁兮”至“巫阳焉乃下招曰”，大约百字），述招魂的理由，和叫巫阳（一个名叫阳的巫）招魂（前人没有为这百把字定名。下文称之为“引子”）；后有十五句“乱曰”，述说幻想陪伴王的魂“南征”和在云梦泽大猎的欢乐。有引子，有“乱”，首尾完整。《大招》既

没有引子，又没有“乱曰”，不及《招魂》完备。

王逸说《招魂》“陈四方之恶”，《大招》也有这样的内容。而且《大招》只说了东西南北四方之恶，而《招魂》则连天上、地下的凶恶都说了，不仅是“四方”，简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从这点说，《大招》所陈的空间也比《招魂》小。

《诗经》有《小雅》和《大雅》。同是取首句“明”字为篇名，“明明上天”一首在《小雅》，篇名《小明》；“明明在下”一首在《大雅》，篇名《大明》；首句都没有“小”或“大”字（《小雅》中《小旻》、《小宛》、《小弁》三篇首句有“小”字，篇名有“小”字）。但《楚辞》不同于《雅》诗，《招魂》和《大招》之为小、大，不能用《雅》有小、大来解释。

《招魂》为小、《大招》为大，似乎可以作这样两个解释。第一，《招魂》和《大招》都夸述了宫室、苑囿、音乐、饮食、歌舞、女色等等享受（王逸说的“崇楚国之美”）。而《大招》除铺陈生活享受之外，还有心志上的悦乐，不是感官的悦乐所能比的，

“名声若日，照四海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肠，东穷海只”。

“豪杰执政，流泽施只”。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

这简直是孔子称赞帝尧“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见《论语·太伯》）那样，够得上“大”了。孟子问齐宣王“王之所大欲”（见《孟·梁惠王〔上〕》）：“为肥甘不足

于口与？轻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这些都不是齐宣王的“大欲”，齐宣王的“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就是作天下之王）。肥甘于口、轻煖于体、采色于目、声音于耳等一切生活享受，和“大欲”相比，都算得小了。《大招》那几句，相当于“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抚四夷”，相当于作天下之王；一切宫殿、苑囿、饮食、女色、歌舞等比起来，都是“小”了。《招魂》没有那个内容，因此《大招》为大，《招魂》为小。

第二，也许以创作时期的先后分大小，在先的为“大”，在后的为“小”；象称呼人以年辈长的为“大”，幼的为“小”，如西汉早期传《诗》的毛公，先有毛亨，后有毛萇；毛亨为大毛公，毛萇长为小毛公（见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以及传《书》的大、小夏侯，传《礼》的大、小戴等一样。秦以前的文字叫大篆，秦的文字叫小篆，就是以产生的先后为大、小。屈原以前，楚国已有《招魂》，后来被称为《大招魂》，和屈原的《小招魂》相对。《大招魂》被略去“魂”字，《小招魂》被略去“小”字，被称为《大招》和《招魂》了。

《大招》的作者，王逸《楚辞章句》说：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

所谓“或曰景差”，是不负责的话，暂且不论。而屈原招自己的魂，是理所必无，屈原决不会把自己的魂比拟于王者的。

《大招》作于哪一个楚王朝代，无从考出，但肯定是在屈原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原是招楚王之魂。屈原依做作《招魂》以招楚怀王之魂。《大招》创作时代和屈原的时代已不相同了，所以《招魂》和《大招》有异。

比方《招魂》说南方的危险，有“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这不是荒诞的虚构。当时中国南方确是有在额面上刺文（“雕题”）和染黑牙齿（“黑齿”）的民族或部族，如赵武灵王说“林越之民也，黑齿雕题”（见《战国策·赵〔二〕》）；也有吃人肉和杀人祭祀（“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的未开化的人。而《大招》没有这一内容。

比方《招魂》说西方的患害，有“流沙千里”、“五谷不生”、“求水无所得”；《大招》虽说到西方的沙漠，只说“溱洋洋”，不如《招魂》说得详细，具体。

比方《招魂》说北方，只有“层冰峨峨，飞雪千里”的真实，而没有《大招》中说的那些凶恶的神异动物。

总之，比起《大招》来，《招魂》中荒诞传说的东西减少了，真实的事物增多了。这说明作《招魂》的时期，楚国和外国世界的接触比作《大招》的时期密切，所以能用某些（不是全部）真实代替虚幻，就《大招》作了些修改。这说明《招魂》比《大招》产生迟。

三、《招魂》不用于“复”

《礼记·檀弓〔下〕》说：“复，尽爱之道也”，郑玄曰

注：“‘复’而，谓招魂，是……庶几精气之反”。孔颖达《疏》解释郑玄的注：说“‘招魂’者，是六国之言，故《楚辞》有《招魂》之篇。礼曰‘复’。”郑玄用战国以来的“招魂”一词，解释古代的“复”；孔颖达更把《楚辞·招魂》说成“复”的文言。楚国的“招魂”不是“复”，《招魂》不用于复。

这里先说“复”。《礼记·礼运》有一段叙述人类原始时代的生活和习俗，说人死以后，活着的人

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皋”是拉长声音的呼唤（孔颖达《疏》：“皋，引声之言”）；陆德明

《释文》：“‘皋’，音羔（gāo）”，似不对；据《周礼·春官·太祝》“来瞽令皋舞”，郑玄注：“‘皋’读为卒嗥呼之‘嗥’。来嗥者，皆谓呼之入”。《释文》：“‘皋’

音嗥，户高反（háo），刘户报反（háo）”陆德明解《礼运》的“皋”，宜也用解《太祝》的“皋”读háo或，

háo。“某”代表某人的名字。“复”是回来。“皋——，某复”就是叫“皋——，某人回来哟！”这是原始的“复”。

到周代，人们还保留这一风俗；只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复也变得较繁复了。据礼书的记载（如《仪礼·士丧礼》、

《礼记·曲礼〔下〕》、《檀弓〔下〕》、《丧大记》等），登上屋顶的人，呼唤（称名，称字，称“天子”），死者的

衣，以及登屋的方向位置……都有细密的规定，按照等级，尊卑不同。

《礼记·曲礼〔下〕》孔颖达《疏》解释“复”说：

“‘复’，招魂复魄也。夫精气为魂，身形为

魄。人若命至终毕，必是精气离形。而臣子罔极之至，犹望复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还复身中，故曰“复”也。”

孔颖达的意思：叫唤死者的精神（“魂”）回到肉体（“魄”）来，叫“复”。而“招魂”也是叫唤死者的魂回来，所以《礼记·檀弓〔下〕》孔颖达《疏》说“复”和“招魂”（并引《楚辞·招魂》）是一回事。就召唤死者的魂灵说来，“复”和“招魂”相同；但“复”是“复”、“招魂”是“招魂”，不能混同。它们的分别是：

第一，“复”是人刚死，亲属或大臣就叫人拿着死者的衣裳到屋顶上挥动叫喊；以后才哭，才装敛死者。“招魂”则需要布置陈设，当是在人死亡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才举行。

第二，“复”用小臣（据《礼记·丧大记》）叫唤。“招魂”用专业的巫人延请魂灵（《招魂》引子说“巫阳”，正文说“工祝招君”；《诗·小雅·楚茨》“工祝致告”，工祝是掌祭礼、为神和人传话的人）。“复”没有什么巫风，而“招魂”巫风很重。

第三，“复”是叫死者的魂回到魄（肉体）中去，“招魂”则是招死者的魂回到家里来（不回到魄中），把它看成活人一样款待。“复”怀着死者还可以复活的希望，“招魂”则根本不怀这样的希望。

第四，最重要的区别，“复”在周代虽比原始时代繁复，但比起“招魂”就简陋多了。“招魂”陈设华丽，用一篇美丽的《招魂》历举“四方之恶”（《招魂》前半部）和“楚国之美”（《招魂》后半部）给魂听。楚国有它独特的风

气和文学传统，产生的《招魂》不是用于简陋的“复”的。

四、释“倚沼畦瀛”

《招魂》的“乱曰”中“倚沼畦瀛兮遥望博”一句，古注都没有讲通。郭沫若同志《今昔蒲剑》中《屈原·离骚·招魂·九歌》一篇从自汉北遥望解释“遥望博”，解得很好。下面拟就“倚沼畦瀛”谈一点解法。

王逸注：“沼，池也。畦，犹区也。瀛，池（“池”，当如《文选》刘逵注引作“泽”。刘注见下文），楚人名池泽中曰瀛”。拆开讲了“沼”、“畦”、“瀛”三个字，没有把倚沼畦瀛”连成一句；也没有解“倚”字，而王逸注《离骚》“倚闾阖而望予”为“倚天门望而距我”，解“倚”为凭倚。而凭倚沼泽是不成话的。近人解“倚”为“畸”，畸是不成整块，和“畦”（成矩形）相对。也有人读“倚”为“畸”。解“畦”为菜地，“畦瀛”是种菜的土地一块连一块，成为瀛泽一样宽阔。这两种解释都比王逸的注好，“畸沼畦瀛”可以连串起来。但都不合于当时的实际。当时汉北是放逐累臣的地方，可以想见其荒凉。说人们已把瀛泽整治成矩形，或是象大城市的郊区一样菜畦相连成瀛，是不可能的。

案：《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其沃瀛则有攒蒋丛蒲”，刘逵注：

《楚辞》曰：“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泽中也。”班固以为：“畦，蒋菰名也。”

刘逵引的《楚辞》，正是《招魂》这句。也没有解“倚沼”，只解了“畦瀛”，解“瀛”字用王逸的注，而解“畦”字用班固的说法，不同于王逸，说“畦”是蒋菰。蒋菰是生于水泽的植物，又叫雕菰，湖北人称之为茭白，湖南人称之为茭菰（读“菰”为guā）。班固解“畦瀛”为生长了蒋菰的瀛泽，这一解释很好。

据班固解“畦瀛”，则“倚沼”应和“畦瀛”相对。“倚”字疑是“荷”字之误。“荷沼”是生长了莲藕的沼，和“畦瀛”（生长蒋菰的泽）字面相对。“荷沼畦瀛”描写当时汉北弥望是野藕和蒋菰。这比改“倚”为“畸”更合理。

《离骚》“纷独有此夸节”，朱骏声说“节”是“饰”字之误，“节”字楷书繁体作“節”，“饰”字楷书繁体作“飾”，字形很相近似，“饰”误为“节”是很可能的。

“荷”字上面的“艹”如果不均平地写在下面“何”字之上，而偏冒在右方“可”字之上（正如“荆”字上面的“艹”不均平地写在“刑”字之上，而偏冒在左方的“开”字之上一样），则容易被传写者写错。

五、射兕青的是楚怀王

《招魂》“乱曰”中有：

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蒸，……

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

说的是在梦（mèng。古代大泽名，长江以北叫云，长

江以南叫梦。现在江汉平原是云梦故地)大规模地狩猎。楚王亲自发射,杀死一头兕(似牛的青色独角大兽)

《战国策·楚〔一〕》记一个故事:一个谋士名叫江乙,曾向楚王的宠臣安陵君献计,为了向楚王献媚,要安陵君请求将来给楚王殉葬。后来安陵君跟随楚王出游,提出了这一请求。那次出游:

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轹车依轮而至(按:此句当有错字)。王亲引而射,壹发而殪。……

和《招魂》说的地点(梦、云梦)相同,情节相同,而且车辆“千乘”,野火旺烧,场面完全一样。

《战国策》记在《楚策》,只说“王”,当然是楚王。但没有说是哪一代的王。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王和谋士江乙同时。《战国策》多次记了江乙和楚王谈话,都没有明说“王”是楚国的什么王。其中记了“江乙为魏使于楚”的事;江乙对楚王说:

州侯相楚,贵甚矣,而主断。左右曰“无有。”如出一口矣。(这段记载有缺脱。可据《韩非子,内储说〔F〕》补足:州侯相荆,贵而主断。荆王疑之,因问左右。左右对曰“无有。”如出一口也。)

江乙议论州侯,也当和州侯同时。《战国策·楚〔四〕》有

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州侯是楚襄王的贵臣。江乙和州侯同时,则也与楚襄王同

时。楚襄王是楚怀王的儿子。江乙曾侍奉过楚怀王（先作楚怀王之臣，后见到楚襄王和州侯是可能的）。把《战国策》“王亲引而射，壹发而殪”，和《招魂》“君王亲发兮悼青兕”相比合，可以说亲自射杀青兕的是楚怀王。君主射死青兕的事，是古代的“盛事”、“美谈”，如《国语·晋语〔八〕》记叔向对晋平公说：

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韦昭注：“一发而死曰殪”）。

西周初年的事，几百年以后，到春秋中后期还被称道。屈原作《招魂》，幻想自己陪伴楚怀王“南征”，经过云梦，看到楚怀王再次在大猎中获得射青兕的光荣，也用楚怀王引为生平得意的事，提醒楚怀王，在楚国可以得到如此的快慰，补充《招魂》正文中所没有说到的享受。

《说苑》卷十三《权谋》也复述了江乙为安陵君出主意，和安陵君陪楚王出猎，楚王射死青兕的事，描写的细节也和《战国策》相同。但《说苑》说的楚王是楚共（gōng，同“恭”）王。楚共王是春秋时的楚王，在位年岁为公元前五九〇至前五六〇，比楚怀王早了几百年。《说苑》所记错误，那个楚王决不是楚共王。

六、《招魂》反映的现实

《招魂》和《大招》是《楚辞》中两篇重要的作品。王